

Driftwood

By Xanth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Yanievance

Posted: 21st January 2001

原 链接 <http://www.xanthe.org/driftwood/>



Skinner曾遍访各地，他从雾蒙蒙的森林到空气潮湿的沼泽区，每地游历都有其独特之美，而非洲的原始森林则像独一无二、深沉、隐忍的巨力。 Skinner想永远远看那美景，但他的第道光线海面出时，当太阳被翻涌的波浪淹没，粉混杂的闪光时，还有太阳悬浮在海面上，发着长而温柔的晨光时。

Skinner坐在沙滩前，的门里，身上披一张毯子，手里拿着茶。他这么大并非是为了看出，但，直到 Mulder被掳来的这年，一切照旧。然而，他瞥了一眼，表情地想起——毫惊奇——到那天，Mulder失踪了。在这座慵懒美丽的小镇，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度过这些日子，居然没意识到，他也理所当然地，心底深处的感觉不会轻易地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完一整天。

Skinner捧着温暖的杯子，又瞥见黑夜自 Mulder失踪那天起，已经过了五年，而他已无踪可寻，也已经死了.....

副局长Kersh的耳朵里也是嗡嗡的——张合有节奏地翕动，Skinner呆望着这景象。他没去听他谢么已有一会儿——反正Kersh总是永远这样愤怒。至少这次Skinner并非他喷火的对象——不幸的是John Doggett探员，如果换作Skinner处在他的位置，他绝不会咽下这么多不公平的严厉责骂。Skinner有种增强的奇怪感。今天是Mulder失踪周年纪念，他却为一份日渐恶化的毫无意义地坐在此处，听取一个他看不起的人的命。似乎这几年他就坐在这椅子上看Kersh朝那些不靠谱的探员发火，或别的什么人发脾气。他有种骨肉身的超脱感，仿佛已从身体里挣脱出来，突然间看见整个场景而他自己也身处其中，清晰异常。

“够了，”他喃喃起来下定决心，说道，“我够了。我要走。”

“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震惊引发的短暂停顿后，Kersh吼道，“你不能就这么退出会议，助理局长Skinner。”

“噢，当然我可以。”他礼貌地微笑，此生从未如此确定，“我辞职，没错。我要辞职。对了，也许你会建议撕毁自己的合同，但我提醒最好不。”

Doggett站起来非常意外“长官，你不需.....”他这么开头。

“没关系，John，没关系。”Skinner打断他，Doggett点头，飞快地扫了一眼Kersh阴沉的脸，然后静静地退出房间，留下两个男人看着对方。

“真奇怪，我从不觉得你是会退后的人。”Kersh顿了顿足，扯出个令人不快的笑容。

“我退后，是的，只是.....只是我要回家了。”Skinner轻声说，连自己也不清楚那个词的真正意义。Kersh更形愤怒，正如Skinner预料到一般，因为他现在知道他永远失去了对他下属的一切权力。

“假如走出这间办公室，你就算是放弃了你的事业，Walter。”Kersh警告道。

“什么，副 主？”Skinner温和地微笑，“你很清楚 从我不顾上级的命令重新 档案起 我的事业就已经 到头，但这并不表示 我要 做谁的跟班。”

他一字一句平静地说，语气里全无怨尤，但他的推拒很清楚地传达给了Kersh，他黝黑的皮肤因为愤怒变了颜色，双眉 蹙着怒火。

“你知道 Walter，我们不同之处在于我会做上交给 下来的任何命令，只要能让我爬上顶端。”Kersh不耐烦地盯着他说。

Skinner想了一会儿，然后点头，“你说的对，副 主，这是 你我不在之处。”他轻声说道，打开门走出去，走进他的新人生 而他再没回过头。

Skinner不太清楚 为何他会在这个大早的钟醒来。跟往常一样，昨晚他和Ben喝的稍高了些，他摇晃穿过那片沙滩，愉快地哼着只有自己明白的曲子走回屋子。他睡了几个钟头，然而黎明前冰冷黑暗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使他醒来。前一晚喝下的酒精令他膀胱在抗议，他起床解决了这个痛苦，再轻轻地赤脚走向床边时，窗外远处天边的一道白光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所以他走到走廊上去看了看，发现在这个地也有奇怪的、光是不足为奇的——以前他也见过几次，但这个不一样，那只是一道光线，比他此前曾见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强烈。它在天空中徘徊盘旋，一种低沉的嗡嗡声充斥在空气中，然后，消失了。

他心神不宁，根本无法入睡，Skinner起床泡了杯茶，以温暖住身体，坐来等待日出。黎明之前的夜总是最漆黑，然而他深爱这种墨般有天鹅绒感的黑暗。很快，不必等多久，第一道最微弱的阳光就会从海平面上射出，带来崭新的一天——而这并不是任意的某一天，是周年纪念。自Mulder被掳后的第五年。他回想，这一天会给他带来些什么？Mulder被掳后的第一个周年纪念，他辞了职；第二个纪念，在他耳其某个小市场被卷入一场斗殴之中，胳膊骨折，还留下抽痛的下巴作为纪念；第三年，他在英各酒吧里沉溺于一杯又一杯的威士忌，最后竟然站不起来；而第四年，他在突尼斯的旅馆房间里待了一整天，看着呼呼的风扇切割光影投射在天花板上。也许，今年他可以象往常一样，游泳，读书，钓一下鱼，和Ben聊聊天，或者和他在 这个镇上新交的其他朋友聊……再赌，自己一个人渡过这一天，在走廊上晒晒太阳打瞌睡，听 知的合唱，回忆往事。回想那些早已放弃挣扎抗拒的回忆。现在，他任它们自由来去，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今天，他很确定一整天，将有大量各式各样的回忆喧嚣地回到脑海里。

Skinner把所有私人物品搬到箱里，对现在他要离开的决定有种怪异的放松感。他扫视了一遍公寓，没有可以挽留他的东西。没人在乎他留下来离开，大概除了Scully之外他待这么长时间其实也仅为了她。当Mulder遭遇最初黑暗时刻，怀孕的她是他继续留在這裡的原因。在她那种情形下，他没法就这么丢下她独自面对这充满敌意的世界，所以他以往那样继续工作生活——担负起他的义务与责任，带着心灵的缺口独力支撑于人前。Mulder被掳后的那一年，他曾一次想抛开一切掉头离开，但每次都是Scully把他从边缘拉回来。

“Mulder肯定不希望你为他放弃自己的事业。”她这样说，也许她说的没错。可现在是时候不再去考虑Mulder会怎么想而是Walter Skinner要怎么想——Walter Skinner想怎样——而此时他想要的就是尽可能远离华盛顿越好。

Scully不会有事。她儿子已经四个月大到目前为止还没任事发生威胁她或孩子——Mulder的孩。Scully决定通过人工授精要个孩子时Mulder是她自然而然寻求的第一人选，而且，他当然是同意了——事先当然跟Skinner讨论过。这是很自然的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Mulder不单是Scully的搭档——也是她最好的朋友。Skinner和他都非常明白她是多么渴望要个娃，他们都很高兴能帮得上忙。他也知道Scully想念Mulder，但因为新生婴儿和她的新伴侣，她已经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可对他来说，他却只能继续空白，人生失去了方向。她已经继续向前，而他……却依然困在原地。

Skinner捡起他爱人一年前放那里的衬衫，失神地靠在扶手椅背上，头埋入衬衫里深深吸了口气——仍有的气息残留。直到现在为止，他没挪动过任何一件Mulder的物品，他脑海里想起每周日的清晨，他只穿着件短裤懒地赖在椅子上读报纸的模样，他长的手臂随意搭在椅背上，头发仍是刚睡醒时蓬乱的模样。

Skinner紧闭双眼，紧紧抓着衬衫到处都是回忆，一再提醒他失去了什么。Mulder成为他爱人的时间并不很长，而且若不是Scully推一把，Skinner怀疑他和Mulder能否最终克服各自的恐惧与担忧，得到这样圆满的结果——至少对他来说，这是一份永恒、坚定且忠诚的感情。而Mulder回应他的情感其实很出他意料之外。Scully给他们俩安排了一次烛光晚餐，令他们最终走到一起。那时他们俩都以为约会的对方是Scully……只是她从头到尾也没出现。第二天晨她打电话过来，Skinner仍记得第一天的清晨，他们躺在床上，Mulder温暖的脑袋睡在他胸前。他仍然记得那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前一晚他们沉醉于对方的热情与急切之中而完全没想到要拉上窗帘——阳光透过Mulder暗色的头发折射出紫铜般的颜色。Skinner总疑心自己看错，怀疑那不是暗褐色而已——那是他在新爱人身上发掘出无足轻重却仍令他兴奋不已的新发现之一。那时他伸出手拿起电话，尽力不去惊醒仍在他胸口沉睡的Mulder，然后跟Scully聊了好一会儿——直到她说想跟Mulder说句话。

“Uh, 你怎么知道在这儿的？”他有点结结巴巴地问，她在电话那边大声笑了。“他当然最好就在那里，毕竟我费了这大周折才把你们俩弄到一起！”

然后，大闹一场后，Mulder就再也没再离开。直到.....

Skinner把Mulder的衬衣丢到装着他的物品的黑袋里。这些东西他不会丢弃——还不行。他会放到仓库里，等回来时再决定怎么处置.....假如他还回来的话。

他卖掉了公寓，告别所有美国的亲友。接下来他花了三年时间逃离自己的痛苦，可最终发现无论他到何处，痛苦总是如影随形。当他一个镇接一个镇，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的到处漂泊时，那不受欢迎的客人总会不期而至，仿佛落在他喘息，想逃脱，或不管他是无尽的旅程寻求什么的渴望。“不同天空，同样的灵魂.....”他已记不清这是谁说过的话，但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极深印记。因为不管他到哪里，他总是携带着那份悲伤，牢收在心灵的最深处。

当一个人习惯了夜以继日由闹钟吵醒，每天由数不清的电话与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约见继续工作的一切时，乍一得到他所有时间尽可做自己想做的事、随他的自由想到哪就到哪时，他先是困惑了。在狂怒的情绪发作下，他丢弃了所有带着以往生活痕迹的刻板服饰，所有艺术品，所有电话号码，并刻意重新安排自己的行程，逼迫自己随遇——以及运的安排行走。三年以来他任由自己双脚带着自己走过各地，由它们决定下一段旅程的方向。又或是去那些他的铅笔停顿地图上的任意一点。他从拥有一套公寓，一辆车，一整柜贵重的衣服，变成身上只有一两件换洗的便衣物，极少量的日用品，再加一个小小的可以随时抛到肩上的行李袋。轻装而行。他自称。事先不准备是件危险的事，Scully总这样责备他，可他习惯性地给她寄明信片的方式缓和她的不安与忧虑——他还从一些偏僻的城镇或村庄给Thomas Scully寄些小礼物。他象爱自己儿子般地爱着那个孩子，可孩子榛色的眼眸和丰润的嘴唇一再痛苦地提醒他自己失去了什么——而那其实正是逼他远离华盛顿最初的原因.....

Skinner站起来伸了个腰。他将茶渣倒在沙滩上，靠着房子的墙，想着不知此时Scully正做些什么，小Thomas Scully应该快四岁了。屋里有用大头钉钉在墙上的照片，一年又一年，这孩子越长越象他的父亲。Skinner希望有一天还能再见到他，可时间还没到，他仍无法面对那里，没法回家。

家。他不再将华盛顿当作自己家。甚至他已不再将美国当作是自己家。当他和Mulder在一起时，无论哪里他都可以当成是“家”，一切都再简单不过。是爱让这一切变得简单。Mulder被带走以后，他再没想到自己还会将哪里当成家。有三年时间他到处漂泊，象个鬼魂般无处落脚。

。他也曾和一些人有过来往，在这里一起喝一杯咖啡，在某个小镇酒吧里随意下盘象棋，或者在那里的公共汽车上跟人聊一小会儿，但大多数时候，他是已一个人，没跟真正来往过.....直到某天他随意走到非洲的某个海边小镇，然后一切都同了。他并不知道为何他的双脚将他带到此处，可他就站在这里，一丝不差地精确而毫厘不爽，就跟他的铅笔正指着地图上那一点一样.....

那只是个极小的镇子——简直就象不过地图上的一小小污痕。几所房子，小小集市，小的不能再小，仿佛有点破烂的酒吧——送他最初的印象。他喝了几杯啤酒，然后发现自己被友谊包围了，人们热情的笑脸欢迎着他。他不明白为何人们这么热情地欢迎一个陌生人；他们又不认识他，可镇上的人仍象当他们中一员一样拥抱他，这感觉象远离了很长一段时间又回到善良的世界之中。Skinner曾是华盛顿的都市动物——在那里跟个陌生人双眼对望一下都有可能搭上性命——他觉得自己本该对这种热情的欢迎感到震惊.....然而并没有找到这个象牙海岸边的偏僻小镇，不知为何，他觉得这是很正确的事.....就象回到了家。

“嘿”一个身材瘦长的黑皮肤男人闪着白晃晃的牙对他笑，热情地伸出手臂抱住他的肩膀，“Adeben。”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花了很长时间寻找回家的路，是不是？”

“回家？”Skinner皱起了眉。陌生人操着一口洋泾英语，可就算如此，Skinner也不觉得自己误解了这男人的意思。

“对。你花了很长时间。”那男人满脸笑容，他抓起Skinner的手用力摇了下，“Abeden。”他又说了一次，“你可以叫我Ben！”

Skinner看那男人好一段时间，终于轻轻点了下头，“好的 Ben。”他用力地摇了摇陌生人的手，“Walter。”他指着己心口讷道。Ben裂嘴而笑，耸了下肩，仿佛他的自我介绍很没必要，然后回头盯着他们的人群笑着挥手示意。

Skinner最初是住在酒吧的一个小房间里，又或是睡在沙滩上日子在他来得及注意的时候已经飞逝，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这里停留了三个月，比他开始漂泊后去的任何地方停留时间都长。每天醒来，他都想是否今天会涌上相同的止不住的痛告诉自己该离开了，但没有。随日子一天过去，他越来越深信这感觉不会再回来。他给Scully寄了封信告诉她自己现在的位置，告诉她一切安好，然后大约一个月后，他收到回信，吃惊地发现她因激动而逻辑混乱的信里说，他最近发现的“家”正是她几年前曾到过发现了那艘外星飞船的地方。他向Ben询问那飞船的事，他的反应只是点头，仿佛一直在等他问这个问题，然后把Skinner带到他前从未去过的偏僻海岸一角。

“你的飞船。”Ben指着那个悬崖说。Skinner尖锐地深吸一口气。即使他曾无数次看过Scully的报告，也并不很相信真有这一艘飞船，但那是千真万确的了，它就在那里。飞船的一角露出水面，大部分船体淹在海水之中。他踉跄地跑下悬崖，走向那片沙滩，发现飞船被一堆奇怪的东西掩饰起来——靠的越近，越看到

“等潮水退下再过去……那时你能看得比较清楚。”Ben在他身后这么建议。Skinner没理他，只想扑到海水里，游得再近一些，看清楚。但Ben把他拉了回来。

“别摸它。”他这么告诫他。

“为什么？”他转过身，困惑不已。

“没人会去碰它。如果你那么做了，就会招来大群蜘蛛，或者蜜蜂。”Ben耸肩，“有时还更糟。”

“更糟？怎样？”Skinner皱起眉。

“海水会沸腾——象血一样红，而你会被活生生的煮熟。”Ben严肃地说。Skinner不由摇头，“这不是你们的迷信，Ben。”

“不。”Ben坚决地说，把他拉回沙滩上，“别碰，Walter。”他话语中强烈的语气又或是他黑色眼中严肃的神情，令Skinner在伸手去碰那飞船前又想了一想。这里的人与这飞船共同生活了数不清有几个世纪——他觉得自己应该听从他们的建议。

但他不可能就这么将此事抛诸脑后。因他的双脚将他带到此处是如此重要，这种令人吃惊的巧合没法让他安之若素。因此他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提问。镇上的人都很乐意跟他聊天，可他们说法都模一样——别碰那艘船。他们述说着那些人失踪又在某处出现的故事，这些勇敢的勇士们都叮嘱他远离那艘船。“有些真相不该我们追寻。”他们坚定地对他说，并以意味深长地耸肩结束。他们跟这飞船生活了几千辈子，差不多是将它当成某种古老的死亡预言，充满尊敬，不该打扰。他回想起Scully报告中的那些细节，Skinner开始猜想那份报告内容并不完全，也劝他这个助理局长说，那些就足够让他承认某些东西的存在了吧。不过他还是选择了与飞船保持一段尊重的距离。反正大部分时候也是几乎看不到，只在某些特定时候，退潮且太阳直射在它上面时，那银色的船身才清晰可见。最开始，他很着迷于那银鱼线条，花了大把时间坐在沙滩上，就那样望着微弱光线的外星飞船。但很快他习以为常，飞船就

睡在海里，没有改变，也依然参不透。然后他几乎忘在脑后。象镇上其它人一样，他终于对它视而不见。

从那天见到飞船起，Skinner知道的旅程已到了尽头。这并不是有意为之，只是他的下意识令他产生了这种念头。而过去的几年他学会了听从自己的本能。在世界角落的这个小镇，虽美却不是已留下的原因——他曾去过好几个安静的地方，他决定要留在这里，是因为他的双脚一踏入这块土地有什么东西就闯入了他的心。看到飞船只是令他更为清晰：他不会再回家了，因为，他已经到了家。

远处海面上粉红 的淡痕令Skinner脸上慢慢浮起一朵微笑，他靠在走廊的木墙上，凝望着远处仍旧黑暗的大海。太阳缓缓升起，一寸一寸地浮出海面，在天空划出第一道金粉的晨光。Skinner觉得自己从未有过如此平静。太阳把沙滩染成黄色，他的小舟离他的房子不远，翻躺在沙滩上。他周围的一切开始慢慢现出模样，变得明亮，清晰，恍如新生。沙滩如往常般堆满海水打上来的浮木——这是每天的清晨周而复始的景色。Skinner望着阳光缓缓充满整个世界，即将照亮一切。

“不同的天空，同样的灵魂。”只有在这里，这个偏僻的海边小镇，他才真正明白这句话。你无法摆脱过去，无论走到哪里，过去总会跟着你，但至少在这儿，他可以在朋友之中修补受伤的心灵。伤痛并未消逝，但在这里，这种痛楚将更容易面对——这里，现在是它称之为“家”的地方。

他花了一段颇长的时间才重新适应他的新生活。把他在美国的所有东西卖掉后，他变得很富有，因此在这里他买下伸出去直接面对埋飞船的海滩那块地建了一所漂亮房子时，几乎没怎么让他存款少掉一点。他亲自建造，从当地商人那里买来最好的材料——即使他知道他付的钱远高于材料的价值，但他并不在意。镇上的人在一天中任何方便的时候过来帮忙，比如帮他运材料，或给他带点饮料食物，一直维持到完工。作为回报，他把镇上能找到的所有酒都买回来，令他的新家派对变成当地最盛大的聚会，至此以后一段很长的时间仍将被人们记住并传颂。他邀请了整个小镇，而他们也接受了邀请——此后一个月无论他走到哪儿，都听到这样的话：“嘿，Walter，你几时再搞一次派对？”

他想起自己上一次这么喜欢一个地方是几时了。那三年中，他的旅程孤独异常，不得安宁且心灵空虚，但现在他新建成的家充满欢乐，笑声，充满音乐与享受着自我满足的人们。等他的客人们慢慢散去，太阳开始升上海面时，Skinner正与Ben坐在走廊上，每人手里拿着饮料，凝望着大海。

“现在这里就差一个女主人了。”Ben醉熏熏地说。

Skinner悲伤地摇头，“不，Ben，这里差的是一个Mulder，但他再也不回来了。”他在这里的生活如此特别，令他无法以谎言或半真半假的话来玷污这种特殊。Mulder是他的真爱，而他为此自豪，并不引以为耻。

“他就是你念念不忘使阳光灿烂生活美好却郁郁不乐，令你双眼总这样悲伤的原因？”Ben问道。Skinner微点了下头，Ben颌首，仿佛无需解释他就明白了。

“他回来吗？”

“不。”Skinner摇头，大饮一口啤酒，“Mulder一定会爱上这里的。假如我们能把他绑在这里，时间够长，他会喜欢这里的和平的话。”他苦笑着说，仿佛能看见他的爱人穿着非洲开衫和褪色短裤，听得到Mulder绕着房子细察每个细节，用干涩讥讽的语气说话。Mulder会将头偏到一边，微笑着问他是否亲自起的这所房子，等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后，Mulder肯定会大笑着说Skinner“有双能干的手”，然后把他拉到怀里命令他“证明给我看有多能干，大家伙！”

“他死了？”Ben碰了他的臂，打断了他的白日梦。Skinner咽下涌上喉咙的激动。

“不，没死，只是走了。”

“那他回来的。”Ben微笑着肯定地点头，Skinner不那么肯定地回笑——假如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他买了一条小船，有段时间为了健身，他不停地去划船，还配以在沙滩上的长跑。在那片沙滩上他可以跑好几英里也不会遇到个人，虽然镇上的人都觉得他把精力花在这些无意义的事上是疯了。他喜欢沙子渗过赤裸双脚趾的感觉，也喜欢在他唇上那种盐腥味。有时他会在慢跑中忘掉一切忘掉自己，仿佛感觉得到Mulder就在自己身边。以前在监狱时他们也常一起慢跑。有时他偶尔与人说话时，总有强烈的感觉Mulder就在此处，一回头，却又在痛苦的恍然惊醒中尝到失落的滋味。最近他的爱人就在这里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当他停下脚步，回望那片沙滩，总惊讶地看到身后只有一对脚印留在沙子上。

现在 丑前 在礁岗 时恐慌的回忆变得 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不是~~ 因为——~~象那些~~ 陈词滥调所说的哪 样时间会治愈 一切——~~而是因为~~他 找到了可以释放这些 回忆的地方。 他一点点 地审视它们 而不会有人在意第二天会 否带着宿醉出现在镇上，又或者根本不到 镇上露面有时 ，~~当~~回忆太过痛苦 ，他会 把自己 锁起来 好几天，镇上的 人也会尊重他的做法。不 过假如时间太长超过一星期的话，Ben，~~或他的 其他朋友~~ 就会 过来 敲他的门。他们会扶他起来 ，往他酒醉干涸的喉咙灌点水，再把他带到日 光之下，或者带回他们家里，款待他吃一顿 饭，又或者带他上他们的船去到海上。 他们并不期望 他跟他们说些什么，或者希望他冷静下来，他们甚至并不感兴趣，只完 全接受了他 的一切，无论他是 什么样 。这辈子，他从未体味过如 此感激人生。在这奇怪的地方在 送他 认识了并非很长时间的人之中，他发 现并得到 的 温情与理解和接受，大大 超过他 往日生活在华盛顿 得到的。

现在 天空闪耀着阳光，太阳 已全部跳海面， 温暖地拍醒这片土地而 他胃里轻微的不 适感开始变得 非常不舒服。Skinner不知原因何在——但他觉得应该与今天是 Mulder被绑架 记得有点关系 。送他 在这个新家渡过的第一个 周年，他不知道今天该怎么 过。他再也坐不住了。Skinner站起来 伸下 腰，走到沙 滩上。湿润 的沙子渗过他 的脚趾，初升的太阳 温暖地照在他的后背和颈 部，太阳在海面上 裂成千万 细碎的光芒 ，将蓝色海 衬出不同的 阴影。他又伸展了一下全身，往他的小舟漫步而去。毯子 滑下来他 脱下衣服， 赤裸 地跳入冰凉的海水之中。这有助于清醒他的脑袋，他随意地海面上 漂浮 了一段时间，迷失在沉思之中。他游回他的小舟，靠在那里休息 ，凝视着远处的岸岬，感觉 此刻充满他全身的宁静——只是心的深处那种不安的疼痛仍盘旋 不去。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并随着 什么东西 而是原先有的什么现在没了 。这是个退潮日，通常早晨 此时太阳 会被船身反射出 银色的 光线 Skinner甩 不掉有什么 不对的感觉，但过去几年他 都选择相信本能。他把小舟翻过来 ，将它推到水里，抓过船桨，往那边划去，一 并分析到底感觉到了什么。不，没有 什么 不对.....而是有什么 不同的 感觉。他稳 而轻松地划过海湾，把小舟系在破 烂的栈桥 上然后爬出小舟。这时他才想起自己 仍然全身赤裸。不过他 也没在意——还太早，不会有人在这附近出现 而且他猜想他们也并不会真的在意。他抄小路走过沙滩，仍然不 是非常确定自己在寻找什么.....然后他停下了。

飞船不见了。

原先的抛 方现在只余下一个 洞黑的大坑 海水正在那里剧烈的搅动，冲撞新近解放的 岩石 ——那里曾是 飞船呆着的地方 Skinner蹙起眉头，脚步慢 了下来.....然后他停下。 飞船虽然离开了，但它留下了 别的 东西 那 东西 象段浮木般躺在沙滩上，表面反射着微弱 的日光 在黎明 阳光下闪着 点 斑斑 。

Skinner的脚开始不受控制地狂奔。他的心在胸腔里砰砰地剧烈跳动。他明白那不安的由来——虽然理论上来说不可能，但他的内心一再告诉他就是这样。他跑过沙滩，快靠近那里的时候再度慢了下来。那段“浮木”是一具人体。一个男人。

“不天啊……不。”Skinner深吸一口气，慢慢走向前。那男人倒卧在沙滩上，身躯平滑而且……皮肤很白，这是个白人而在这里，他知道自己是附近唯一的白人。Skinner靠近，越是抖得厉害；而越靠近，他越能看清人背后的伤疤，他皮肤颤栗着泛起疙瘩，无法自抑。那男人一动不动，脸埋在沙里，暗色的头发被海水弄得散乱，Skinner觉得自己的心仿佛沉到了脚底。他跪在那陌生人身边，轻轻地抚上男人的喉咙，发现他仍然有脉搏时不由嘶哑地松了一口气。他颤抖地将男人翻过来，于是……他看到一张熟悉深爱的面孔。

Mulder。

Mulder两边脸颊都有三个星状的伤痕，而他胸口是一道长长的疤痕——他离开的时候并这些——毫无疑问，就是他。他的手腕和脚踝上有相同的疤痕，那里的皮肤泛着粉红，微微起皱。Skinner沉默地抚摸着这一切。现在不是问怎么样、为什么、或抱怨痛哭什么未知力量带走了他的爱人带到鬼才知道的何处的時候。现在，他只想感激，感激将这一段浮木般的人体推到岸边的奇迹。

“Mulder。”Skinner抱住男人的头，颤抖地手指轻轻滑过他的发，“Fox。”他低语道。太阳已经升得更高，跳离了海面。整个沙滩被白亮的阳光照亮，净化并治愈了一切，就象它温暖了这两个男人冰冷而湿润的皮肤。

“Fox。”Skinner又低低叫了一声。紧闭的眼睑颤动了下，然后，他便望入了那带着狐疑的棕色眼眸之中——仿佛它们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Walter。”Mulder的声音很粗哑，象从喉咙发出。Skinner猜想曾哭喊过，“我做了个梦，Walter，”Mulder哑着声音说道。

“没事了，没事了。”Skinner抚摸着Mulder的头发，将他抱在怀里。他仍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经过这几年，他居然找到了他。眼泪滑下他的脸颊，Mulder微弱地扯出一个微笑。

“别哭，Walter。”

“我没哭。”Skinner回道他抱着她后摆，泪水坠在另一个男人的脸上，“我没哭，我的爱，我没哭。”

Mulder困惑地微笑，然后他四顾了一下，视野一片模糊。“我们在哪儿？Walter？”他问道，他凝望着大海。小舟在栈桥边的海上左右摇摆不定，以经被送到了异世界。

“家，Mulder，”Skinner微笑着说，双臂紧拥他的爱人，将他抱起来远离冰冷的大海。清晨的金色日光沐浴他们全身，慢慢暖和了身体。五年以来，Skinner第一次觉得自己再次变得完整。

Mulder疑惑地伸出手轻轻抚摸Skinner潮湿的脸颊。

“我们回家了，我的爱。”Skinner轻轻地再次道，“我等了你好久。你回家了。”

The End



Driftwood

By Travis

*everything is open
nothing is set in stone
rivers turn to ocean
oceans tide you home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but your heart had to roam
drifting over bridges
never to return
watching bridges burn*

*you're driftwood floating underwater
breaking into pieces, pieces, pieces
just driftwood hollow and of no use
waterfalls will find you, bind you,
grind you*

*nobody is an island
everyone has to go
pillars turn to butter
butterflying low
low is where your heart is
but your heart has to go
drifting under bridges
never with the flow*

*and you really didn't think it would happen
but it really is the end of the line
so I'm sorry that you turned to driftwood
but you've been drifting for a long, long time*

*everywhere there's trouble
nowhere's safe to go
pushes turn to shovels
shoveling the snow
frozen you have chosen
the path you wish to go
drifting now forever
and forever more
until you reach your shore
you're driftwood floating underwater
breaking into pieces, pieces, pieces
just driftwood hollow and of no use
waterfalls will find you, bind you,
grind you
and you really didn't think it would happen
but it it really is the end of the line
so I'm sorry that you turned to driftwood
but you've been drifting for a long, long time
you've been drifting for a long, long time
you've been drifting for a long, long time
drifting for a long, long time*